皇明典故紀聞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蹴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世用日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吾寧師

當代事事可循言可
紀不必見自巳出也
以魏弱翁之才其大
者乃在條上漢家諸
名臣故事耳余曰有
心哉世用也與其取

諸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
視諸故府紀所見聞
乂而成帙屬余更定
摘爲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

大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盡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毋見野史

紀
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
遞相祖述轉傳轉失
其眞贋之貿薪者轉
相貿也而不知其所
由世用則躬入山而

尋斧焉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

用也然可謂有其意

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國史

玉牒副總裁前詹事府
少詹事掌院事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

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

廼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項若鏤刻狀乆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驚問故

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拔城卽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埜先攻太平

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龍見於陣上雲端敵衆驚愕仰視我所因大破之遂擒埜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

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人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酣寢眾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

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爲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上曰

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爲吳王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問言主公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今日民雖得所

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
非得已亦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
民之勞甚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
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
蹕之地

○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
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
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爲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沈
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戴良童翼吳履張
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敷陳治道

太祖旣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䘏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盖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

五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巳亦蒙其福。爲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

真可示法子孫。臣思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顔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犬。宋思顔以爲擾民無益。

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毁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

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强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

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諷

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

矯激與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鏤金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卽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尤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夫務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

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捔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躓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且

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
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
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爲其所累如治病
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伍畝至十畝者栽桑
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
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
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
綿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

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為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

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縢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主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疾嘗被

劄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于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下固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

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
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
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堦采
椽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
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
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
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
寶節儉是寶有所緝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
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
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
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
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
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湞曰風憲紀綱之司
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
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畧言曩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

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之起居王禕曰此比緦麻爲重矣

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

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

甚有功于後世吾毋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臯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臯榮始出獄即爭于俊曰反者鶴臯耳餘皆良民即有從者亦皆廹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太祖謂起居注詹同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

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
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我
太祖吳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
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
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
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頓
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

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

典史十兩著為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太祖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

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

令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于民也

○吏有受賕者事覺赴井死

太祖聞之謂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耻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從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爲世之貪汚者戒

太祖嘗召浙西所降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

泗汝潁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于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眞富貴乎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

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古之賢臣亦憂治君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于心未嘗一日忘其憂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于之憂乎能同于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竊位苟祿於生民利病護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令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貿緣出入為奸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

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

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毋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旣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太祖謂省臣曰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
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
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
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為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
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
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
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
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太祖新建宮殿成命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西廡壁閒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國初建宮殿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搆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

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南京新造宮殿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鬬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墻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國初習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

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

國餘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臺命湯和等爲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

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
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
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
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
務求適中以去煩弊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
皆與臣下面議斟酌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
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
矣

太祖遣世子大子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情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圜丘初成

太祖出觀時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畆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

者不可不體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嘗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

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

皆憂于發謀深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狃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諭凡為將者不可不知

太祖嘗謂大理寺卿周禎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所定律令

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戶曉禎等乃爲律令直解以進

太祖覽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

太祖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

庫中布不乏為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太祖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履行縢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趨其一

○徐達既下山東郡縣

太祖即遣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

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强者急遽發爲暴橫以生亂階今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耳即扶元氣之謂也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息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
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
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
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
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
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又
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
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羣臣推戴之意告於 上帝

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旦雪霽越三日省牲雲陰悉斂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忻悅

（一）元時詔書首語曰上天眷命

太祖謂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始易爲奉天承運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太祖因制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

不可爲今禮順人情所貴斟酌時宜近世泥古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於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太祖嘗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冐固弗順然後以威鎭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巳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太祖嘗因宴羣臣謂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機方殷中夜寢不安憂懸於心劉基對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紓聖慮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慮之矧德
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
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
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
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
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况天
下國家之重豈可須臾而忘警畏耶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交河　余繼登　輯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聽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敢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太祖初即位中書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豈可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何必倣

中書令乎乃命鍾同取東宮官制觀之因曰朕今立東宮官取羣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勳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且諭之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令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將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
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眤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
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謂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君者
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
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
百官但唯諾而巳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
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

讓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太祖謂劉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寛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寛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寛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寛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太祖御東閣與學士陶安等論前代興亡之事因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豈人所能獨理卿等皆

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

太祖嘗諭胡廷瑞曰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

太祖命諸將北征諭之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

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

○應天府有滯獄逾半歲者

太祖聞之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滯淹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甚有益如

藥石之能濟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
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
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
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
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
得肆志而於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
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
逆于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于是非取信于
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

祖嘗謂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絶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辭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將而不究蓋見秦漢以

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諛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咎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錯

太祖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國初中書省議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之勞逸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得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太祖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際儆戒或怠則

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總集郊社
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
可爲監戒者爲存心錄以進

蘄州進竹簟

太祖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
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竹簟寔爲用物但未
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
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郤之仍令四方
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太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且謂侍臣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

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太祖嘗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太祖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慾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即神仙

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留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競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于此按

太祖此諭足袪千古之惑

○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于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

直其言多者非詔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羣臣編定尚恐有輕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

太祖嘗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

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

太祖曰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于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此爲盡

職乎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彊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

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岩穴豈有司之失于敦勸與朝廷之疏于禮待與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與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

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爲令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碎之

太祖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諭德等官諭之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諭之曰天生人材當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銳

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又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所舉非所用爲患甚大卿等愼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太祖因禮部奏定祭禮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于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

入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không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餘爲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于歳時宴樂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諸王侍指宮中隙地謂之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

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

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異爾等當記

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者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

闊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
之道正當用寛但云寛則得衆不云寛之失
也元季君臣躭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
縱弛實非寛也大抵聖王之道寛而有制不
以廢棄爲寛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
適中則無弊矣
太祖嘗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
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
有不然當直言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

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
有未當卿等即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
而已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
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
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
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傑
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
善勿吝於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

輝日增不然則終身朦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也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太祖諭羣臣曰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

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樂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

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壇中五壇親行禮爲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上天后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

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妄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鞶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

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太祖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學仍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

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
也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
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
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
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爲
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
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還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

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
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
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
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
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
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
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
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

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服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

命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郎耳目蔽矣以爲腹心郎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勅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太祖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寺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

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閫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　皇后之

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
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
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
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
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
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
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
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于
慶節朔望朝見宮中而止無故即不得入宮

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
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
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爲奸不利于國也至于
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
嚴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
之制取才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
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而教化
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

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
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
人貪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
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與並進甘隱山林
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華夷
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
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
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
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

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
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
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彼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
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于治道咨
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
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問古今典
禮制度

太祖嘗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當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言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武備可一日而

志哉

太祖御東閣聞學士宋濂等講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毋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詔天下曰自古帝王開基立國必賴賢俊之臣共熙庶績以康兆民是故殷湯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

能光昭上下澤流無窮今朕肇基江左統有
萬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未惟六部政繁任
重而在位未盡得人豈朕用賢之道未廣歟
抑賢智之士抗其志節而甘隱于岩穴歟詔
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訪以禮遣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今人于書劄多稱頓首
再拜百拜皆非禮其定爲儀式凡致書于尊
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
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

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其人

○洪武三年六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令皇后與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皇太子捧榼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于西廡出內帑紗絲一萬四千疋賜將校于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

遂大雨四郊霑足

○左副將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省省臣

請獻俘

太祖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

對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曰太宗

是待王世充若還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

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煩家給

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獻俘之禮不

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衣冠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
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宮畢賜中國服
○元平百官表賀
太祖問羣臣元之所以亡與巳之所以興因曰
當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
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
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巳起
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凡東征西討削除
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巳非元有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
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
于羣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亂非天
之降禍何以至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嘗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
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
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
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

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〇洪武三年七月詔于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時遂廢

太祖一日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

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
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嘗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
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
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
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
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于鄉曲貴賤
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
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

守于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
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
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
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素紗首飾釧鐲
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様
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〇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每膳用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
間洽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為過也今天下

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鬭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于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于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于諸將朔望早朝後

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

太祖深以爲然遂勑省臺延聘儒士于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太祖一日朝退見二内使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勑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

太祖大宴諸功臣因諭之曰創業之際朕與卿

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燭于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

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力存者得膺爵賞沒者乃不復見遂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殁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罷朝坐東閣召諸武臣諭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

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
有禮謙讓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
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
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
並矣
太祖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
以長生爲說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
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以丧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殁

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殊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枉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當痛絕之

太祖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

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
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
王當使下情通達于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罷兼領之職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
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
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
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

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也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終